

新中國的女性及其他

「於梨華作品集」序

在台、港留學生的書架上常常看到於梨華的小說。談天的時候，大家也常常提到她書中的人物。她擁有這麼多的讀者，當然不是偶然的。我想大家喜歡她的作品，原因恐怕不盡相同。我自己喜歡看她的書，主要有兩種原因。一方面我欣賞她對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況的細緻的觀察。另一方面我很高興她引入了不少西方文字的語法和句法，大胆地創造出既清暢可讀又相當嚴謹的一種白話文風格。我覺得在這兩方面她的成就都超過了許多三十年代的家。

於梨華是一位時時向新的領域進軍的工作者。天地圖書公司搜集了她這些年來的小說，出版這一個總集，便利大家比較她不同時期的觀點和技巧，是包括我在內的讀者們所非常贊成的盛舉。

楊振寧

七九年夏於日內瓦

給我的孩子們：孫曉凡

孫中涵
孫晏冉

說幾句話

本來想用「什麼都有集」爲書名的，因爲的確是什麼都有，報告文學、散文、小說、書信。但隨即決定用「新中國的女性」這個名字，不僅是因爲這七篇是我最近的作品，更因爲通過它們所顯示的目前的我。目前的我是馱負着一背的包袱而又喜獲了一懷的新事物。

「林曼」、「和平東路〇巷〇號」，正代表着一些包袱，「新中國的女性」把許多新的事物展現在我眼前。短而略顯潦草的「涵芳的故事」所代表的，也正是我自己的迷亂。

但迷亂，只是一種過程而已。

出這個集子，還得謝謝張信剛和李怡。

目 錄

新中國的女性（報告文學）……………一

一、肯「盡量想辦法」的章同志

二、蘆溝橋公社裏的劉大媽

三、在心理上「我們還年輕」的冰心

四、從滾地廬升到二樓的汪金花

五、「好好學習天天向上」的小萍

六、我的「不是小資產階級」的妹妹

七、我的始終沒有跟上時代的姨媽

我看到的新嘉坡（觀感散文）……………九二

一、在裕廊區

二、在深谷裏

三、在牛車水前

四、在一七四上

五、在人妖街邊

林曼（短篇小說）……………一一三

和平東路○巷○號（短篇小說）……………一四一

涵芳的故事（短篇小說）……………一七五

女兒的信（書信）……………一八二

新中國的女性

獨白

我去的時間並不長，我到的地方並不多，我接觸到的人很有限。但在中國停留一個月所得到的印象，這一輩子都難以忘記的。不是因為她富有，不，她還是貧窮的，不是因為她完美，不，她還是有許多缺點，而是因為每個人的「好好學習，天天向上」的精神，每個人「當家作主」的自信，每個人「既不稱霸、更不崇洋」的自尊。我是在上海出生的，也是在叫「火柴」為「洋火」、「煤油燈」為「洋油燈」、「自行車」為「洋馬」，看見「洋人」會讓道的中國生長的。這次回去的一個月中，馬路上沒有美國的福特或日本的盜生，飯桌上沒有可口可樂或七上，旅館裏也沒有世界末日的滾搖樂，而每天接觸的都是不穿「洋裝」的中國人，這才覺得自己是回國了。

下面介紹的七個女性，是我這次在中國所接觸的許多同胞中的七個，她們來自不同的社會背景，有不同的文化水平，但她們都代表今日中國的女性。通過她們，也許能讓大家對新中國有若干認識。

因為事先沒有徵得她們的同意，所以沒有用她們的本名，除了冰心女士之外。

一九七五、十一、四、夜兩點

一、肯「盡量想辦法」的章同志

我們在深圳火車站的海關大廈的樓上，等檢查行李。樓上有一間大廳，許多間小室，一條寬敞的走廊。等檢查的行李絡繹由同志們（多數是健碩的女同志）推來，排放在走廊上。輪到檢查的旅客，自己將行李拎進小室，在穿着深藍制服的檢查員面前逐件打開。

那天我們由九龍尖沙嘴上火車去羅湖時，大雨，正是連綿幾天大雨中的一天。火車到了大埔站，前面鐵道埋在崩下來的泥石中，火車不能前行，我們由旅行社同志指引，搭上了備用的卡車。幾節車廂裏的旅客都塞在兩輛卡車裏，擁擠自不必說，行李全亂了。所以

在深圳，我們的行李遲遲未到。坐在小客廳裏，一眼看走廊的行動，一眼看牆上的鐘，心裏掛着下一班去廣州的車次，再下一班，都誤了怎麼辦？！

小客廳門口來了個女同志，淺灰的「的確涼」長褲，半袖白襯衫，齊耳短髮，長圓臉，細白皮膚，五短身材，略胖，但站得筆挺的。「這位是某先生吧？我姓章，由北京來，來接待的。」

我們站起來，迎上去，和她握手。她眼角有紋，牙齒也略長，想必是中年，但她的笑，親切而有光亮。「聽說你們行李還沒到？不急，下班車是兩點一刻，絕對來得及的。」

剛相延坐下，行李倒來了。一個高大的、操山東口音的同志來通知我們進檢查室，章同志忙說，等你們完了，我再來。她剛走，我與我的同伴迅速交換一個眼色，來接待的？不要是派來監視我們的吧？像我們以往聽說的那樣？檢查同志很客氣而不馬虎地將我們衣物翻了翻，問明了所帶的照相機、電影機，記了下來，見我不時看腕錶，很利落地將其他幾件行李翻了下，擺擺手讓我們關上。通過。

我們剛將幾隻皮箱拎到走道，章同志即來了，手裏拿着幾張去廣州的火車票：你們先去餐室吃飯，然後搭上兩點〇五分的火車，正好。車票已買好了。見我掏錢包，忙說……不急，待會兒火車上算。吃飯時我們即猜揣她是哪裏人，多大年紀等等，各持一說，沒有結論。

她是廣東人。在火車上，我們坐在一排，她告訴我，但她一直在北京工作，將近二十年了，對北京的感情比對廣東還深。爲了工作關係，她全國各地都去，但最喜歡的還是北京。什麼工作？我問她。接待像你們這樣回國參觀旅遊的。她張嘴笑了起來。在以後的日子裏，我常看到她這種表情，很開朗、很坦率、很不怕給臉上增加笑紋的笑。是嗎，我說，那一定很乏味，是不是？老是去幾個同樣的地方，多少次，膩死了。她說：怎麼會？和不同的人去嘛，反應不一樣，看法不一樣，聽各種各樣的反應，才有意思呢。而且，她很懇切地說：這是工作。

到廣州有當地的旅行社同志來接，那同志有很濃重的廣東口音，但章同志仍用普通話與他交談，雖然她告訴過我她的廣東話比北京話道地。到華僑大廈，章同志已爲我們訂下了八樓的房間，清靜點，她說，她自己在四樓，有什麼事打電話到她房間即可。我們到房間放了東西，洗了臉，哪有心思休息，打電話給章同志，到街上走走可以嗎？她說，當然可以，但不要玩得太累，因當地同志還爲我們安排了第二天參觀的節目呢！掛了電話我們詫異地互相觀望。怎麼啦？不是說在中國沒有行動的自由嗎？！

逛了大街小巷，逛了店鋪，買了水果，回華僑大廈吃晚飯，正好章同志吃完出來，遇上。累了吧？早點休息，明天還去越秀公園、廣州博物館、珠江大橋等等，要一天哪。我告

訴她，晚飯後還要去逛新華書店呢，要一齊去嗎？她搖搖頭，摔摔她齊耳的短髮，坦率地笑笑說，我不奉陪了，你們也不要逛得太累，明天見。兩次重複的證明，她的工作只是接待、招呼、指引及協助我們旅行，沒有任何其他作用。我真想馬上拉住她說：「你知道，在國外我們聽到許多宣傳，許多……」

真正與她稔熟起來，則是在由廣州去北京的三十六個小時的火車上。上車是晚上八點，廣州已在暮色中，火車上却是明亮的，燈、潔白的小枱布及卧鋪上的白被單。我們上車安頓好，又穿梭似的來去洗手間：洗漱、換睡衣、刷頭髮、擦油、複雜的一套。她行裝簡便，一隻軟質手提旅行袋，一隻印着「北京」字樣的小背袋，一轉眼她已洗漱完，淺灰外裝一脫，是件短袖白襯衫，在火車上的兩夜，她就這麼和衣睡了，第二天起來，外裝一套，將長褲舒了舒，兩手將短髮往後一攏，仍是一副精神抖擻的模樣。臉上不過一層雪花膏，既無眼線，又無口紅。白襯衫是直線的，長褲是直統肥腿的，然而，她仍是女性十分的，女性在她細白的皮膚上，在她舉止上，在她笑容裏。她有兩個孩子，她說，十幾歲，二十歲左右，比她還忙，上學以外，有各種學習及活動，她休假回家，總看不到他們。幸能有這份工作，她說。

在北京的那陣子，她完全是主人的架勢，帶我們去各處參觀遊覽，日夜的節目都與我

們在一起。只有一個晚上，我們有的去找朋友，有的逛街，她没法陪，自去了。第二天在旅館餐廳看到她，我說，我逛街回來找你你不在。噢，她說，我回家去住了一夜，我愛人出差去了，兩個孩子忙得很，今早比我早出門，也沒說上幾句話。等我們走了，你可以稍爲休息幾天，回家和他們多聚聚，我說。心裏對她抱歉，爲了我們，忙得她無法常回家。哪裏？你們走了我還得多看點書，多學習，這一陣忙，與大家都脫節了！孩子們把我的參考消息都按日留起來，等我空點仔細研究呢！實際上她常識才豐富，國內的事不必說了，聽她的。國外的，她知道的不少，美國的黑人問題，迷幻藥，少年犯，通貨膨脹，離婚率等，侃侃而談。

和她相處了一個月，沒看見過她發脾氣，或是滿臉不快的樣子。她性子有點急，要到什麼地方去，老早就安排好一切，尤其每次搭火車，她巴不得早一個小時到站。平時參觀，她總比約好的時間早到。但她對方向的觀念，却與我差不多，很差。在北京，有一天我們要去東城區革委會辦的五七幹校，她事先已研究過了去的路線，但車子開到郊區，打兩個轉，她就有點糊塗了，下車問路，問完了還是找不到。給我們開車的駕駛員同志小康是個年青孩子，爲了帶我們去各處參觀每天上下午甚至晚上都得開車，已經十分勞累了，這時又東轉西拐的，禁不住說了她一句：你不是來過的嗎？她也沒生氣，只用手掌輕輕擊了

一下她自己的前額說：「是啊，我這腦子真不管用！小康也只好咧嘴笑了。」

在南京的那幾天正好碰上熱浪，雙門樓賓館的建築古色古香，深帷厚氈，但白日的熾熱晚上散發不出去，我們的房間非常寬敞，我們還口口聲聲喊熱。老章住的那間比我們的狹小低矮，問她可熱，她只說，還好，南京是比較熱一點，但綠化之後，比以前涼快多了。我們進餐廳，一定挑個有電扇的桌子坐，她隨意坐下，最多不過拿出手絹當扇子，搖着。晚上，大家搶着二樓僅有的兩間浴室洗澡，輪到她，已過午夜了。第二天早晨，她仍是第一個站在待要出發的麵包車前。

我們逛中山陵，大家一股作氣的往上爬，她來過不知多少次了，還跟着我們上，經我們再三堅持，她才在半中腰停下來，我們往上，碰到一批安徽農機修配廠來的職工，見我們穿着，知是華僑，和我們聊天，問了許多國外的情形，談得起勁，要合照留念，老章聽見了，由下面一口氣趕上來爲我們拍。後來她和他們也聊了一陣，等我們都到陵頂，她說：「道中間有個是廠長，四個是工人，兩個是職員。哪個是廠長？我訝然問。那個敞着襯衫，剃平頭的。我說：他帶工人出來參觀？不，她說，很鄭重其事地搖了幾下頭：「他們一起出來逛。」

在上海的那幾天，節目排得很緊湊，上下午參觀之外，晚上不是會親會友，就是有文

娛節目，一點空，我們自去逛街。尤其我，出生在上海，四出尋找童年的記憶，倒反而沒機會常和章同志在一起聊天。有一個晚上我送親戚一家人到旅館門口，道了別，我正有點悵然，因為一兩天內即要離滬，而不知又要多少年才能見面，恰好章同志由外面回來，我約她在南京路上散步，這時大概是晚上九、十點，行人已稀少，騎自行車的，一門心思的往前踩，推着自行車的，多半是兩人，一男一女，悠散地說着話，慢慢向前推。我們走在行人道上，道旁的店，多半關了，上了排門，門外並沒有鐵門。沒有關的是吃食店，麵食的，冷飲店，店裏的人吃着，談笑着，一口我最熟悉的上海話。我突然停了下來，說：剛來，却已要走了！她順着我的眼睛看街，人、店、上海的夜，再看到我的臉上來，上前一步，挽着我手臂，說：這下子來起來容易了，一兩年，快得很，而且下次你來上海，可以參觀你昨天看見的正在蓋的萬人體育館了！

在一起一個月，我沒看見過她沮喪的表情。總是積極的，樂觀的，自信的。

從上海，我一個人回寧波鄉下探視二十多年不見，二十多年音信不通的姨媽，章同志帶着團體先去杭州，我們約好在杭州會面的時間，以俾一起去桂林。但年邁的姨媽見了我，當然不肯放我當天離開，苦苦留住，宿了一宵。等我到杭州，自是晚了一天，當地的同志把我從火車站接下來，就驅車直奔西湖，那天正下細雨，又值黃昏，西湖在暮色裏，

在雨中，更是秀麗中帶一份清逸。我連到白堤上去走兩步的機會都沒有，即被帶回團體住宿的旅館，剛在飯廳中坐下，章同志就來了，一副喜出望外的樣子，你到底來了，我還真担心你被你姨媽留住，我們這邊已買了去桂林的火車票，你如不回來，我還得去退票，那可麻煩呢，而且更耽誤了大家的行程。你及時回來了，真好！她滿臉笑容，還上前來緊握着我手，我直覺地感到，她除了為大家的行程沒有被耽誤而高興之外，的確爲了又看到我而高興。

桂林！除了遊山玩水，我們在桂林沒有安排參觀或座談的節目。我們住在秀麗的榕湖飯店，旅館在湖中央。從我們房間門口望出去是湖，從後廊望出去是湖，從餐廳的窗口望出去是湖，走向餐廳的廊道，像走在橋上。四面都是湖，一眼望去都是水：平的、靜的、亮的，我們一下子都寧靜下來，午後，黃昏，可以在餐室外的大廳上，一茶在手，坐半天。從七星岩回來，我坐在外廳的藤椅上，老章在我邊上坐下，遞過一杯茶來。

我跟你講過沒有，以前逃難到這裏，我們天天到七星岩裏躲警報的事？我說。

「講過的，」她說。「同你記憶中的像不像？」

我搖搖頭，「那時還小，加上逃警報，心裏怕得要命，哪裏會去注意七星岩的天然美。唯一的印象是洞裏黑黑的、涼涼的，地上滑滑的。今天跟在導遊人後面，在洞裏參觀

了一個鐘點，根本是另外一個天地，不是原來的洞了。」

「當然是心情不同，其實是同一個地方。我們只是整理了一下，裝了燈。」

「心情不同，」我說，「當然還有，是周圍的環境、氣氛。那時候我雖然小，但感到周圍惶惶然的，不安全、不穩紮。今天過了，明天怎麼樣，誰也不知道。但我現在的感覺和那時的恰恰相反，我來了才這些日子，却覺得一種穩紮、實在。不但安全，而且安閒。這種安閒與穩紮的感覺，是我在美國這些年都沒有過的。尤其在這裏，更感到。」

她伸過手來，在我沒有拿茶杯的手臂上，有力的握了一下。

第二天由桂林坐汽船到陽朔，是個令人不易忘記的旅程，也是，在灘水上的半日，令我徹底地體味出「江山如此多嬌」這句話裏的驕傲與喜悅。我們在船頂上，小竹椅裏，看天，天藍，看山，山，千百種模樣，看水，水平，再被船頭剪破，水波向兩岸排去，岸上是竹林，是稻田，是偶而的農家，是間或的行人，一切都是慢悠悠的，連撐着竹篙往上游而來的船家。世界顯得十分簡單，十分明亮，又十分安寧。

離開桂林時我心情特別愴然，不僅是不捨得它的秀美寧靜，而是因為由桂林回到廣州以後，就要告別和我日日相處了一個月的章同志。剛開始的時候，我總覺得她有些拘謹，但幾個星期下來，我發覺不是她拘謹，而是我，在美國這樣一個浮動的國家裏呆了二十年

之後，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嫻靜。她並不是拘謹，只是很慎重，很穩紮，很腳踏實地。

廣州異樣的煥然，華僑大廈異樣的擁擠，在桂林三日所獲得的寧靜，一下子消失了。幸好章同志早爲我們在最涼快最沒有噪音的八樓訂了房間，她自己呢，在五樓朝西的一小間房子。等我們休息過了，她來詢問：你們還想在廣州看什麼地方，訪問什麼人嗎？我盡量想辦法給你們安排。這一句，「我盡量想辦法給你們安排」，是一個月來她說得最多而又十分之九兌了現的話。在有限的交通工具的情況下，她的確盡了她最大的力量爲我們安排我們提出來的節目，我們要看的人，要去的地方。偶而有一兩次，我要看的人正巧下鄉或公差他去，她臉上失望的神色比我的還重，「唉，真不巧，你容易回來一次。」

廣州自然還有很多我們要看的，但旅程尾聲，大家都累了，所以我說，謝謝你，章同志，也許我們等一會兒去逛逛書店、買點書，明天就……

明天就離開了。應該說回家，或是說回國。但就是說不出來。家，是自己的家，國，則是人家的國。回，不願，不想回，但只好回去。第二天走，心情是難以形容的複雜。章同志也異樣的沉默，却一直在我左右，雖然送我們上火車的，還有其他的同志。在火車上，把行李都安頓好，送行及被送的，都坐下，火車還有十分鐘才開，最長又最短的十分鐘。章同志坐在我邊上，但却同團體中兩個十來歲的孩子講話：這次來中國感想多嗎？過